

2. 《抽屜裏的時光標本》

我記得我曾有一個舊木抽屜，上了鎖，鎖匙卻不見了很多年。她沉默地待在我書桌的角落，像一座被遺忘的墳墓，埋葬着我某一階段的青春。直到過了一個潮濕的午後，我無意間用枚迴紋針撬開了那生鏽的鎖匙。——「咔嚓」一聲，時光傾瀉而出。

首先湧來的是一股氣味，混合着乾燥的樟木、塵垢紙張，以及一絲若有若無的、屬於少年時代的陽光味道。抽屜裏沒有奇珍異寶，只有一堆被壓縮過的碎片，像一個私人博物館，陳列着我親手製成的「時光標本」。而壓縮在上面的，是一張光碟，封面是八個身影的混沌與秩序之間的掙扎——流浪孩子的《合》專輯標本。

「標本」，多麼精準又殘酷的詞語。他意味着生命的終結，被固定、被觀察、被定義。一隻蝴蝶被鋼針穿透，定格在最艷麗的瞬間，從此他不在飛翔，只成為一個美麗的符號。那麼，一段時光呢？一段感情呢？當它被重流動的生命中抽取出來，密封在記憶的琥珀裏，他是否也成為了一具標本？

這張《合》專輯，對我而言，不但是八合一造就了這樣巨大的琥珀，還有我們每個人的心都注加上去，凝固了我們每個人不同歲數的整個春、夏、秋、冬。

那年的空氣是苦澀的。升學的壓力就像無形的濃霧，將所有人困在獨自的孤島上。我與家人的爭執、與朋友的疏離、對未來的迷惘，交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。我感覺自己正在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塑造，另一個陌生的「我」，一個符合了所有人的期望，卻唯獨讓自己感到厭棄的「標本」。我拼命掙扎，但就像被困在魚網中的魚，被勒得無法呼吸，到最後所有的反抗只會令自己愈陷愈深。

就是在這樣痛苦的生活和日子裏，帶給我一點曙光，讓我遇見了流浪孩子的《合》。

起初還未聽他們的歌詞，總會想都是和平常的歌曲一樣，沒有什麼特別。直至耳機裏傳來的是爆炸性的電子音效與充滿生命力的嘶吼，我才明白，他們所謂的音樂不是以溫柔的慰藉，而是用一場激烈的共鳴來帶動人心。有不少的例子，例如《我不是》裡告訴別人我什麼都做不好，我只是一粒微小的沙子；《我是誰》裡的我，究竟是戴着別人想要看到的面具？還是找回真正的自己？《我是你》裡對你怎樣、想要你並成為你……他們從沒有告訴我「一切都會好起來」，而是對着我的耳朵大喊：「看吧！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糟糕，我們也曾經歷過一樣痛苦。但我們還在唱、還在跳、還在反抗世人對我們的不公！」

我記起那個深夜，那是我反覆聽着主打歌《電梯》，那強烈的節拍像重鎚一樣憾動着我的胸腔。歌詞裏唱着：「鏗鏘踏着內心痛楚和辛苦淚水勇往向前」。我蜷縮在被子裏，淚水無聲地浸濕了枕頭。那不是悲傷的眼淚，而是第一次被理解的救贖。原來我的掙扎、我所有不被理解的憤怒和痛苦，並非缺陷，他們本身就可以是一種力量，一種「美麗」的形態。

我開始下定決心把那段時光的一切，製成標本，收藏進這個抽屜。那張流浪孩子的專輯是種目錄。在他下面，有一張張寫滿了來時不易的歌詞和塗鴉的筆記本紙頁，有揉皺又展平的模擬考試成績單，有和好友爭吵後傳遞的、言不由衷的紙條，還有一張電影票，記錄着我唯一一次逃課的下午。

他們都是我曾經痛苦的證明，是我是逃避製成「標準化成品」的過程中的殘骸。但奇妙的是，每當我透過流浪孩子的音樂去看待他們時，這些殘骸彷彿被賦予了新的意義。他們不再是失敗的證據，而是那個曾經「反抗」、「活着」的我而有的勳章。那張成績單，見證了我的焦慮與不屈；那張紙條，凝固了脆弱又真實的友誼；那張電影票，是我為自己爭取的小快樂和自由。

流浪孩子這張專輯，教會我的不是如何避免成為標本，而是成為什麼樣的標本。我們終身會被時光定格，成為過去的一個小小切片。但我們可以選擇，成為一個性格如何的標本，或許成為像流浪孩子一樣的，在音樂中塑造成——即使被固定，依然滿有活力，帶着傷痕與棱角，眼神裡持續燃燒不盡的「反抗者標本」。

我輕輕合上抽屜，那聲響將我拉回現實。空氣中的塵埃在午後的光束中緩緩散落，一切歸於平靜。我心知流浪孩子的音樂，需為我帶來一些曙光和救贖，但並未完全解開我過去的傷痛，也未曾讓時光倒流。它所做的，是給予我一副全新的視覺，讓我能與那個十三歲、正在成長中的自己和解。

而那個抽屜，我如今會時常打開。不是為炫耀，而是為了提醒自己：我曾那樣真實地痛苦過，也曾那樣用力地活過。這句「時光標本」，由我親手封存，其名為——青春的「我」。